

许久没见关于中国象棋的报道,忽见报刊上出现“国象”二字,马上浏览,不料说的是“国际象棋”,缩略成“国(际)象(棋)”了!

同样的,“非遗”二字,原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缩略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遗”者,“不是遗产”也。

有些我们特定的政治文化范畴,例如古之“三从四德”,今之“五讲四美”,以及“五不搞”、“八不准”之类,虽也费解,难记,但总还能从它的语境,找出它的所指,难不倒我们,只是难倒了“非汉学家”的外国人。

而按照我们对汉语字义词义的理解,“国象”的“国”,无论如何也不包含“国际”的意思,而只是“中国”的略称:人们不会把“国庆”理解为“国际庆典”,不会把“国际”理解为“国际标准”,也不会把“国有”理解为“国际共有”,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非遗”也是这样。按照汉语的词序,这只能理解为与“遗产”相对

“国象”和“非遗”

邵燕祥

的“非遗产”,就是说不是遗产,包括不是文化遗产,也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非物质……遗产”中的“非”字是“物质”的定语,“非物质”又是“(文化)遗产”的定语,“非”字不该去管相隔两道坎的“遗”字!

全“拧”了。

这样的缩略,不知始作俑者是有关部门(如国家体育总局的棋类司局,国家文化部所属文物部门,或是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还是媒体首先是新华社,据说所有外文译名是由该社一个部门来决定的,不知类似的重要缩略是否也由他们统筹。

我个人也曾苦思良久,却没有想出好的方案。特向广大读者和上述单位提出对两个明显会产生歧义的,可谓“不通”的缩略语的质疑,希望能引起重视,给予解决。

最近频频读到关于保持汉语(语言和文字)纯洁性的呼吁,有的甚至提到“抢救”的高度,我也深有同感,认为并非危言耸听。是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一个个字、词的误用加以甄别。不单单依靠行政部门下文,而有媒体参与,可以避免一家之言的偏颇,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对于习焉不察的别字语病之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纠正,不可能一朝奏效的。



〔附记〕此稿尚未发出,就读到第五届刑辩论坛暨2012刑事辩护高峰论坛有关报道中“死刑质量不高”一语。也许司法界人士一眼就看出明白这是指的什么,但对如我一般的非专业读者,总感到在“案件……质量”之间缺少一个类似“审理”“审判”之类的词,当然这首先不仅是一个词语的事,而是对一个概念如何完整准确地表述。尤其是关涉到法律问题,不可不倍加注意。特附笔记之。



悼念朱维铮教授

陈思和

为学畏闻媚世风,先生白眼鸡虫。
反戈旧垒真标的,祛魅前朝伪道统。
继绝单传周予老,原儒斜睨马浮公。
广陵弦断天穹寂,身后几人称帝雄。

把阳光装进口袋带回家,你信么?还真有这回事。有很多时候,不都是好心情。那天,心情很坏,就一个人外出走走。没有阳光,天阴沉沉的。江边的风很大,我望着流水,觉得这日子没多少激情。一个写字的人,没有了激情,别说写诗,每一分钟,都想的是伤感。活出境,活出快乐,还真难。

我不知道明天出路在哪儿。也不知道谁是我的贵人。更无法知道平常人如何过着平常日子。

我很普通,普通得常考虑下一个月的经济来源。普通的红尘之人,我没有出尘境界,渴望亲人牵挂,离不开阳光的温暖。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

想放下,却不能。把阳光装进口袋,就是把家园装在了口袋里,谁这么说过?忘了就忘了,谁说过并不重要,此时却被我想起。平常人的平常日子,就有了最美的境界。

江水永远流着,阳光温暖每一个人,一个人享受着阳光,意味着活着,就有活力。

那一天,我久久站在江边,想着阳光在心的心,就拥有了永远的幸福。回家吧,将阳光装进口袋,我又打开了手机,寻找人生的伴侣。

我需要友情、需要亲情、需要爱情,我需要别人的关心,我也会关心别人。

我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一定走到底。

把阳光装进口袋

徐长顺

感悟统计学

徐亚斌

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下去的勇气。是统计学让我明白,世间发生的一切都是“随机”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摊”到谁的头上只是一个概率,而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那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就告诉我们,当厄运降临的时候,没必要深陷绝望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只要勇于面对,相信会否极泰来,前方定然会洞开一片亮色……

细想之下,发现统计学还真能帮助我们克服许多思维误区。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太贪,不要指望什么好事都轮到你,因为这种概率很小。所以,我们对生活不能要求太多,好事不可能都让你拥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大可

放平心态,坦然地过自己的生活。

遗憾的是,有的人就是对生活要求得太高,恨不得拥有整个宇宙。这是何苦呢?明明是不可能的事,还在那里想入非非,甚至是机关算尽,到头来,还不是自己伤害自己?有一次和朋友闲聊,谈到眼下一些年轻女性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的要求,往往要罗列一大堆条件:高薪、英俊、幽默、忠诚、浪漫、体贴、健康……其实,我们如果用统计学的原理分析,要找到一个集以上品质于一身的男人几乎是不可能。我们不妨为每一个指标设置一个概率:假如符合高薪的概率是1/10、英俊的概率是

1/10、幽默的概率是1/10、忠诚的概率是1/5、浪漫的概率1/10、体贴的概率是1/5、健康的概率是1/2,那么结果是1/500000。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拥有以上全部品质的男人的概率是五十万分之一。问题还没有完,即便出现了这样的男人,那么他愿意找你的概率又有多大呢?就算是1/2的可能吧,那就表明成功的概率是一百万分之一!能找到这样的男人,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行文至此,我真的很感慨。这几年我能从磨难中走出,能保持平稳而良好的心态,沿着生活赋予我的轨迹坦然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看来得感谢统计学呀……

柳趣

韩旭

春天来了,与春天相伴而来是万千条青青的柳枝。俗话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而五九和六九的交界处,正是立春。一提起柳树的话题,有关柳树的种种趣事,就油然闪现在我的眼前——在北方,柳树是出芽最早的树种。仲春,当别的树种刚刚幼芽初发时,柳树就已是“万条垂下绿丝绦”了。此刻,人们刚脱下臃肿的棉衣裳,刚从寒冷的冬季苏醒,孩子们就难掩“得解放”的喜悦,恣意嬉戏于明媚的春光中。

柳笛,就是他们接受春天最初的赏赐。他们会折下粗如指头、细如筷子般的柳枝,去掉柳叶,然后用小刀在柳枝上轻轻地旋上一圈,再轻轻地一拧,用牙咬住柳枝的根部,用力一捋,柳枝皮就完整地脱下。然后,把这一段柳枝皮的一端刮去青皮、捏扁,一支柳笛就做成了。由于这些柳笛的粗细不同、长短不等,再加上吹者运气的大小、长短不同,发出的声音也就各不相同:短而细的发出的声音如小羊羔叫,长而粗的发出的声音如牛吼。夕阳下,一群孩子站成一片,众笛齐鸣,此起彼伏,简直就是一场欢快的交响乐……

大一些的孩子玩柳笛,“绣球”则就成为小一些孩子的手中之宝物了。他们会请大哥哥、大姐姐们折下柳枝,从柳枝的根部剥开两三寸的皮,再用两根两寸长的柳枝夹着剥开皮的柳枝,用牙咬着柳枝的根部,轻轻地一捋,那柳枝就连皮带叶地挤成一疙瘩,成为一个非常好看的“绣球”。这个“绣球”还连在柳枝上,孩子们就会挥舞着柳枝,把那“绣球”舞得如痴如醉……

夏天,烈日当空,酷暑难耐。此时,柳枝对孩子们更是派上了用场:孩子们

走出丛林

——重返伊甸园系列
(油画) 蒋云仲



退潮了,这条送金度一家来潘家沙的帆船,顺流驶回了长江的北航道,侧风逆水,船和帆倾斜着直插西北方向的老鼠沙,回青龙港去了。

金度站在潘家沙的北大堤上。刚才满潮里靠船时的景象已经没有了,浑黄的江水衬托着湛蓝辽阔的天空,此刻,眼睛能看见几十里外崇明的东北角,看得清长江口落潮的一波一涌。这落潮就像有人在赶放一个巨大的黄牛群,黄牛群扑向长江了,它们身后顷刻间露出了黛青色的芦苇和墨绿色的莞草,这两种颜色交替着向长江里绵延着!这位启东客年轻时的意思,他转过身扫了一眼女人在吕四港做过水手,他和两个孩子,“我的家当就这些,全搬来了。”

“哦——”潘家沙没有爱富嫌贫的人,表弟说:“这个地方好啊,有水坑水坑里就有鱼虾,能种的地上就有收成……饿不死人。只是这兵荒马乱的日子,来潘家沙的人多了,她就变得金贵了,等今年稻子收获后,我到

金度把全部的家当都搬到了表弟赶来的牛架子上,指着堤内大片的稻子问:“这个圩是啥时候围的?”“前年冬天里。”前年冬天?两年不到就成了熟地!金度的眼睛又看在了退潮后的浅滩

住潘家沙的表弟,已经习惯了潮涨潮落潮音轰鸣,他的眼前是表哥酱色脊的脊背,这脊背上有几处正在脱皮,宽松的免裆裤用一根搓得很实的草绳扎紧着,站在他身后的表弟看得惊奇:这一门一族的亲戚中,传说的力大如牛的表哥,腰怎么这样细?再看脚下那些从船上卸下来的东西,除了扁担泥锹等十几样农家用什外,就几条布袋里装的棉絮衣衫和一张桌子五六条凳子……这是搬家吗?

表弟走到表哥的身边,眼睛也跟着看长江里,问:“还有船来?”金度听懂了表弟的

天空放晴,气温里渐渐丧失寒意。会喜欢下班后绕远路回家,这时的散步在傍晚,总是叫人心思柔软的一刻。记忆变黏稠,现时又在脚下绽放如是:车水马龙,华灯初上,一批一批的人涌向酒店和超市,路边小摊多被装点得琳琅丰盛,越发活生生的。看见每个人都有所去向。即便偶尔呈现一两张茫然或挣扎于过去的面孔,亦是途中避开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好和不对。用力呼吸,可以闻到早春气味的靠近。

此一季过渡进入下一季,其间也如这人群往来,有想留有想走,而前行是所有期待的唯一。

上,许久,说:“今年冬天,我要围这个圩,到明年开春,种自己的地。”表弟没有怀疑表哥的决心,在潘家沙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环境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人的行为。初来乍到的金度也知道,在长江入海口的大潮里围圩造田,博的是命。

可这博命的事情,竟然引来了很多人的响应——潘家沙的规矩是现成的:出人出力,分田分地。

整整一个冬天,潘家沙的北大堤上搭满了环洞舍垒满了泥涂处,连浆洗缝补的老妇也来了,连接骨推拿的郎中也来了……在泥路扁担的断裂声里,在气喘吁吁的咳血声里,圩围成了。

这个圩叫金度圩。金度圩的大堤成了潘家沙新的北岸。从初夏到

中秋,东北风从长江里吹来,那低沉洁白的云朵从大堤上爬过来后,就在金度圩里的稻绿上游荡,农人们看着绕在身边的云朵,就像是自家放养的羊和鹅,所有因围圩和劳作而积的沉痾似乎就此痊愈了,他们心里唯一念想的,就是到大堤外长江的浅滩上再围一个圩。

圩让潘家沙膨胀。圩是人和人心膨胀的产物。

解放后,金度圩的外面又围了几个新的圩,大的永隆圩,小的宅沟圩,现在新的圩外面又围了一个长江入海口最大的圩,这里不种蔬果粮食,这里盛放的是水!上海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多了一个水源,长江入海口又少了70平方公里流动的水面……

季节

黄惠子

张伟舫书

张伟舫书